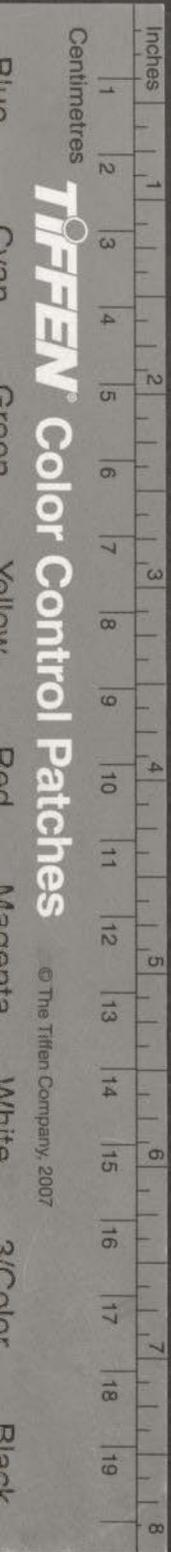




關聖帝君全書

序覺世經註解

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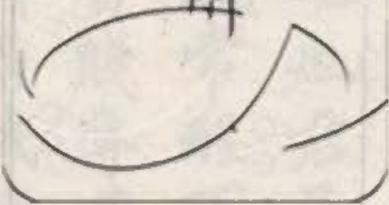
關聖帝君全書卷四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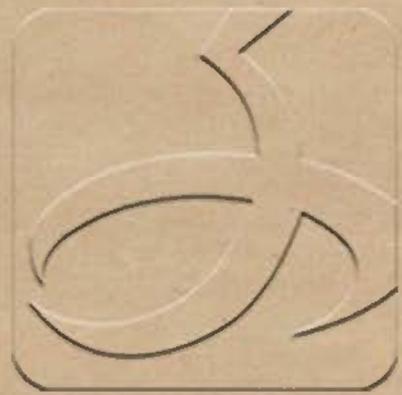
關聖帝君自序

覺世經

覺世經註解



中國社會科學院
世界宗教研究所藏書





關聖帝君自序

且人自受生以來。莫不有知覺也。或為氣稟所拘。或為人欲所蔽。而虛靈遂由此而昧。惟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君子存心養性。由勉幾安。則天君常泰。知識常醒。下此者。雖日濬其靈明。而富貴淫其心。貧賤奪其志。沉湎於利欲之中。而罔覺。尚不提撕。誥誡將身心。何由警覺乎。吾人具悲憫之懷。宏樂育之願。常欲使綱常名教。

昭著人寰。俾斯民共躋覺路。自其大者而言之。道家修心煉性。位證金仙。則謂之大覺。佛門見性明心。身登極樂。則謂之正覺。儒者有治世之責。正心誠意。克當以成己而成人。則先覺覺後覺。必臻斯世於純良。無如澆漓日甚。人心之陷溺已深。茫昧何知。世道之昏庸莫辨也。吾職司三畧。效當頭棒喝之思。手著一篇。為革面洗心之具。惟願臣忠子孝。各顯天良。義路禮門。共明。

本性。斯民在胞與者。熙熙然同慶。覺岸之登也。庶不負吾覺世之苦心也哉。是為序。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歲五月十五日

帝君序於雲間至善壇

行原。但有逆理。於心有愧者。勿謂有利而行之。凡有合理。於心無愧者。勿謂無利而不行。若負吾教。請試吾刀。敬天地。禮神明。奉祖先。孝雙親。守王法。敬師尊。愛兄弟。信朋友。陸宗族。和鄉鄰。別夫婦。教子孫。時行方便。廣積陰功。救難濟急。恤孤憐貧。創修廟宇。印造經文。捨藥施茶。戒殺放生。造橋修路。矜寡拔困。重粟惜福。排難解紛。捐貲成美。垂訓教人。冤讎解釋。斗秤公平。親近

有德。遠避凶人。隱惡揚善。利物救民。回心向道。改過自新。滿腔仁慈。惡念不存。一切善事。信心奉行。人雖不見。神已早聞。加福增壽。添子益孫。災消病滅。禍患不侵。人物咸甯。吉星照臨。若存惡心。不行善事。淫人妻女。破人婚姻。壞人名節。妬人技能。謀人財產。唆人爭訟。損人利己。肥家潤身。恨天怨地。罵雨呵風。謗聖毀賢。滅像欺神。宰殺牛犬。污穢字紙。恃勢辱善。倚富壓貧。離人

骨月間人兄弟不信正道。奸盜邪行。好尚奢詐。不重儉勤。輕棄五穀。不報有恩。瞞心昧己。大斗小秤。假立邪教。引誘惡人。託說昇天。歛物行淫。明瞞暗騙。橫言曲語。白日咒詛。背地謀害。不存天理。不順人心。不信報應。引人作惡。不修片善。行諸惡事。官詞口舌。水火盜賊。惡毒瘟疫。生敗產蠶。殺身亡家。男盜女淫。近報在身。遠報子孫。神明鑒察。毫髮不奈。善惡兩途。禍福攸分。行善

福報。作惡禍臨。我作斯語。願人奉行。言雖淺近。大益身心。戡侮吾言。斬首分形。有能持誦。消凶聚慶。求子得子。求壽得壽。富貴功名。皆能有成。凡有所祈。如意而獲。萬禍雪消。千祥雲集。諸如此福。惟善可致。吾本無私。惟佑善人。衆善奉行。毋怠厥志。

人生在世。貴盡忠孝節義等事。方於人道無愧。可立身於天地之間。若不盡忠孝節義等事。身雖在世。其心既死。是謂偷生。

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人之所以為人。必有所以盡乎為入之道。帝君立訓教人。而發端於忠孝廉節等事。蓋舉其大者而言。人必於此見得分明。做得到頭。方是天地間一個人。反是而不忠不孝不廉不節。敗行多

端。則雖名為人。而實悖乎為入之道也。其徼倖苟免於人世。可愧孰甚焉。

凡人心即神。神即心。無愧心。無愧神。若是欺心。便是欺神。故君子三畏四知。以慎其獨。勿謂閻室可欺。屋漏可愧。一動一靜。神明鑒察。十目十手。理所必至。

此一段。皆言君子慎獨之事。與聖經誠意之旨同。帝君示人為善之方。先於此處着力。氣

為親切。學者誠能於此有得。則心地光明。雖未必即為聖賢。自問亦無愧矣。况報應昭昭。不爽毫髮。淫為諸惡首。孝為百行原。

太上曰。善惡之報。如影隨形。可知報應之說。自古為昭。惡不獨在淫。行不獨在孝。然二者為尤。故受報亦大。帝君將論報應之理。而先舉此二者為言。蓋即重以見輕之意。下文詳

列善惡兩段。皆於此處發端。人能從此體味而深信之。則為善去惡之念。未有不誠焉者矣。

但有逆理。于心有愧者。勿謂有利而行之。凡有合理。於心無愧者。勿謂無利而不行。

理。天理也。此所謂利。如有益於身家性命之類。凡人行事。一有計利之心。則逆理者或行之。合理者或反不行。故帝君示人行事。當以

理為逆違。不當以利為玄就。修善君子。誠能
致辨於二者之間。所行者其尚有愧心焉。吾
知免矣。

若負吾教。請試吾刀。

刀。即青龍偃月之寶刀也。帝君生則用以破
關斬將。沒則用以除邪去奸。皆是物也。自首
至此。是帝君將以言教人。而先挈其發論之
意。後乃歷歷指陳。示何者為善。以致福。何者

為不善。而召殃。於此而能敬而聽之。棄惡而
從善。是為率教。苟置若罔聞。棄善而從惡。是
為負教。負教之人。必為匪比。帝君故必痛懲。
以昭警戒。人須當仰體帝君。教而後誅之意。
以求合於佈德種福之道。不煩帝君之痛懲
焉。則善矣。

敬天地

敬者。恪恭嚴畏之意。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

於其中。沐覆載生成之德。惟王者父天母地。得盡其昭報之典。下此人民。分有所制。情不得伸。則只有敬之。而不敢褻也。要知帝君之所謂敬。又有深焉者。以為人生斯世。頂天立地。必須綱常倫紀。大節無虧。然後無忝所生。倘立心制行。有不光明正大。即為天地之罪人也。而違言敬哉。帝君教人有序。故揭此以為立言之首。自此至教子孫。皆舉人生之要。

領而詳示之。而輕重大小。親疎遠近等殺之節次。寓焉。讀者幸細玩之。

禮神明

禮。亦恭敬之意。神明。上至天曹。下逮地府。凡儒釋道三教。及一切有功德於世而受享祀者。皆是帝君之教人。禮者。非諂瀆之謂。蓋有見神靈在上。昭昭不爽。暗室屋漏。不可欺心。人能尊敬。有感即應。倘敢褻慢。受禍不輕。人

可以不疎然哉。○
 奉祖先。○
 奉追報之謂祖者。父之所自出。由祖而上之。高曾則通稱先祖也。凡後人所享之福澤。皆祖宗之遺德所致。况先祖之貴乎。有子孫者何事。而貴有賢子孫者。又何事。謂非能延享祀而綿宗祊於弗替者乎。倘棄之而忘所奉。祖宗在九原之下。其有不怨恫焉者鮮矣。

孝雙親。

孝為百行之原。人不能敬重父母。任他有何等事業。足稱於世。亦無容深論矣。故人雖有貴賤賢愚之別。然當報父母之德。則一也。帝君以孝示天下。正所謂端風化之原也。為人子者。可以敬而聽之。

守王法。

守。謹懍無違之意。王法。時王所制之法。度禁。

重師尊

令也。帝君愛人無已。誠恐無知之人。自罹法網。斯時雖有仁人君子。不能廢法施恩。故示人與其後日身受桎梏。悔之無及。何如平昔守法。畏懼謹之於始。敬聆此言。毋容忽忽。重師尊。

重不敢輕忽之意。師所受業之先生也。尊聞望隆重之人。或父執之類是也。人家不乏俊美子弟。乃往往自恃聰明。而目無師長。輕侮

愛兄弟

老成。卒至一無所成。見擯於有道之門。帝君嘉惠後學。故以重之一字惕之。人能體而行之。其裨益於身心。又豈淺鮮乎。

愛兄弟。

愛親愛也。兄弟同父之人也。世有不愛其兄弟者。其人必天性薄也。何也。蓋仁者無所不愛也。况手足之誼乎。帝君槐園義重。誓同生死。患難相隨。百折不移其志。其於異姓之兄

弟如此。則同胞可知矣。真可以愧世之煮豆
燃萁者矣。今持此以勗世。正所謂有諸己而
後求諸人也。有兄弟者。盍勉而行之。

信朋友。

信。毋欺之謂。朋友以義合。惟信可以相孚。今
之交友者。外之相許。以腹心。內之則各懷其
猜忌。人亦何貴有此友哉。誠能以信行之。然
諾必踐。過失相規。則古人之以友成其德也。

睦宗族。

亦庶幾再見於今日云。

睦。親而和也。古人有大宗小宗之制。惜其
法久廢。不可復考。族自高曾以至元孫。為九
族。舉近而遠。可該也。總之名曰宗族者。皆同
姓之人。雖親疎貴賤之不一。然以其本源觀
則一脈耳。皆宜親愛。不可以微隙生嫌。更須
設法溫恤。庶見一本之誼。

和鄉鄰。和無乖戾之意。古者二千五百家為鄉。五家

為鄰。今亦不必泥此細味和字。無非示人毋

爭競鬪狠。而善為修好之意。

別夫婦。

別是嚴於內外嫡庶。剛柔恩義。唱隨之辨。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夫婦匹偶之義。然使無道以別之。又何異於物乎。故丈夫貴有刑

于之化。女子貴有內助之賢。然後夫夫婦婦。庶不失為倫類之正也。

教子孫。

子孫人所自有。而莫不效其賢。然或放蕩不羈。無所成就。甚至貽禍家門。玷辱宗祖者。此曷故哉。無他。皆失教之故耳。故朱文公有言。子孫雖愚。經書不可不讀。蓋讀經書。然後知禮義耳。世未有知禮義之人。而忍作覆宗滅

門之事者也。然則子孫之當教也。可不急乎。時行方便。

上文所言十二則。在君子砥行立名。即不論求福遠禍。人人所當自盡者也。自此至利物救民。方是推恩佈德之條目。而此曰時行方便。帝君蓋示人以一言一動。無時不當以厚道待人。而不窘人以所不堪也。昔有人問何為方便。其知之者曰。如道中有瓦石。不為

之掃除。則碍人足。吾為之掃除之。人有敗行。不為掩飾之。則傷人臉。吾為之掩飾之。凡此皆方便類也。行之則無不獲其報也。

廣積陰功。

陰功。是行善施恩惠於人。不使人知之之意。又非一時一事為然。故以廣積為貴。凡行善必求人知。是顯有市名之心。何為陰功。故厚於存心者必辨之。

救難濟急。

難。是患難。急。是窘迫。救濟。是使危就安。周其空乏。如富者贈資物。貧者助氣力。隨時隨地。任人可作。皆救濟之義也。

恤孤憐貧。

孤者。幼而無父之稱。貧者。艱於財物之人。世惟此兩人。各抱其憾。均不堪以告人。蓋他人之長養教誨。有父而不患無成。孤者獨楚楚。

勅修廟宇。

子立而無所依。他人之仰事俯給。有財而不憂其不足。貧者之一絲一粒。皆經困頓。以此思之。苦乎不苦。帝君以恤憐示人。藹然發政施仁。子惠困窮之意。噫。斯其所以為帝君也乎。人亦重體此意焉可也。

廟宇。神靈之所棲也。未有者則從而勅之。傾頹者則從而修之。凡廟貌輝煌。則神靈愈覺顯赫。人見之。未有不竦然敬畏者。故勅修廟

字。亦莫大功德。倘有無忌憚之小人。敢謂神靈一木偶也。何用擲此無益之費。則生受刑戮。可立見矣。

印造經文。

經文。聖賢仙佛之寶訓。誦之可消災獲福。但書錄則流傳難徧。必印造方可廣施。有力者付梓。固為善念。無力者書錄。尤見苦心。人人勉而行之。神靈必默鑒矣。

捨藥施茶。

藥所以利疾病。茶所以解渴煩。捨施均濟人之不能自備者也。然茶則所費無幾。藥則貴賤不一。世有好善君子。應不計其功之大小。資之多寡。總以方便為心。近日有施消暑丸散。百病膏藥。及設茶缸於路亭者。亦莫非此意也。試看必有果報。戒殺放生。

凡物不論大小。貪生怕死。與人總同。無故殺而囚之。與人同冤。帝君示人。殺則戒之。生則放之。不獨與物施恩。抑且為人造命。要之禽獸之身。亦有前生作孽者。人若克殘不悛。此亦明鑒。可不慎乎。

造橋修路。

水無橋則病于涉。路不平則艱于步。二者有能造而修之。則人之沾惠者多。而已之受福

亦大。或獨力創建。或數人共為。或出力募化。或贊勸玉成。無所不可。但要盡心。無絲毫苟且。均為莫大因果。

矜寡拔困。

寡。婦人無夫之稱。困。厄窮偃蹇之謂。矜之者。為全其名節。恤而周之。而或為表揚也。拔之者。為甦其困苦。助其成就。而不使之抑塞也。二者之苦。寡尤甚之。要亦何嘗非困乎。然困

之一途。則不止寡而已。總之人能以此存心。則陰德亦良非淺鮮矣。

重粟惜福。

概指六穀而言曰粟。通稱百順而言曰福。二者天不輕以予人。固人之所最難得者也。乃有粟而不知重。有福而不知惜。其人必薄命之人。而不能久享於世。可知帝君示人及此。蓋為世之狼籍作孽者而言也。聆此。其亦知

省乎。

排難解紛。

難。校也。紛。亂也。其曰排解者。於中開脫勸釋之謂。凡人兩相爭競。多起於一時之忿。或有小事而竟成大禍者。向使有人為之排解。未始不可平息。若存心於此。而能化有事為無事。則陰功莫大。受報非小。捐贊成美。

美事不勝枚舉。然待贊而成者多。使有是美。而無是贊。又焉能成其美哉。幸有一好施之人。從而捐之。又何患焉。帝君以此望天下。其不以鄙吝之心待世人也。明矣。人亦勉為之。而可矣。

垂訓教人。

君子教人之道。為術至廣。或解釋古訓。或自立格言。要在有補於世。則人咸受其益。昌黎

公有曰。一時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故善書之教人。功不止一時。垂之者百世也。人亦何憚而不為之。

冤讐解釋。

冤屈。讐恨。事有大小。此之所謂解釋者。如己被人嫉妬。陷害欺凌。事屬既往。可無容計較者也。倘遇有君文之大故。正子臣所當痛心切齒。而必思伸雪報復。又不可作如是論也。

讀者善會之。

斗秤公平。

斗秤雖屬小事。然所關於世道匪輕。故古聖王之政。亦必以謹權量為要。蓋人心不平。非此無以平之。乃又反以巧詐出之。則平者不平矣。帝君以公平喚醒世人。豈非維持風化之一端乎。人能於此不敢欺心。未始非召福之道也。

親近有德。

德以心言。心有德則發而為言。為有德之言。見而為行。為有德之行。人日與有德人居。則德有不日進乎。帝君教人以親近者。親則契合之無間。近則漸摩之易至。人欲切磋以成其德。其能不敬誦斯言耶。

遠避凶人。

凶人是強暴橫惡之人。不遠而避之。則未有

不被其患害。而受其株連者也。然須得善避之法。使出之過激。反致招殃。即所謂仁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欲體帝君之訓。而則法之。又須善行其意。方謂真能自愛者也。

隱惡揚善。

隱是隱諱。揚是表揚。人有善而不為之揚。明有嫉妬之心。人有惡而不為之隱。居然有刻薄之意。人而嫉妬刻薄。其心不必問也。受

帝君之誨。能有惡必隱。有善必揚。則忠厚之報。甯或遺乎。

利物救民。

物。指動植飛潛之屬。民者。無位之稱。物不能自得其所。必賴人以利之。民不能自全其生。必資上以救之。帝君並舉以勗世。其示曰。仁民愛物。君子之責。固不容諉者歟。有民物之責者。其容忽諸。

回心向道。改過自新。

心者身之主。道正路也。過失也。新者革其舊。染之謂。帝君既歷舉善行以詔世。而又恐人之不趨正路。而溺於過失。故此又丁甯之警。人當回心以向道。而不可不改過以自新。人亦何故而不自奮而甘怠棄以終也。

滿腔仁慈。惡念不存。仁慈以仁德之心發為慈愛也。惡念是為惡。

之心。時常在念。未嘗忘也。其曰滿腔。則周流無間。藹然見天地之心。其曰不存。則力去其疵。決然無匪比之意。帝君循循善誘。既啟人以向善之門。又示人以樂善必誠。人能自知。更求精進之方。而不畫地以自限。其德之所至。又曷可量哉。

一切善事。信心奉行。

一切。概指上文。有言不能盡之意。信實也。行。

踐履也。善事多端。要在實心體而行之之為貴。要知帝君垂訓至此。說所已盡。說所未及。俱包在此二句之內。人能奉行篤實。而由淺以幾深。由勉以幾安。則日而月。月而歲。層累而上。又何不功成行滿。而膺無疆之福哉。人雖不見神已早聞。

帝君歷舉善行。既示人以必行。而又恐人游移未定。故又言此以鼓其志。言人所行陰德

之事。不必俟求人知。如遇遺金於曠野。見麗色於密室。誰從見來。然冥冥之中。實有司其事者。已雖不言。而神已預先知之。即默鑒其心。感應之速。如響斯應。人惟自勵厥修。以求合於神明之意焉可矣。

加福增壽。添子益孫。

自此至吉星照臨六句。皆是受報之實。正帝君鼓舞歆動人處。然古今來實有此理。書曰

作善降之百祥。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人能洗心滌慮。改行易善。有如上文所云者。則諸福畢集。又非虛語矣。

災消病滅。禍患不侵。

災病禍患。誰實欣之。然往往却之而不去。不招而自来。此曷故哉。蓋天假之以償前孽耳。反是而為佈德種福之家。又甯有不消沒而遷侵之也哉。

人物咸甯。

人統一家而言。物指所畜而言。咸甯者。均獲平康之意。帝君言人能為善。和氣所感。則休徵疊見。而人物咸受康甯。又不獨一身之發祥而已。人可不勉哉。

吉星照臨。

吉星如紫微三台之類。照臨光降也。帝君勸人脩德。至此詳且盡矣。蓋善氣始於人事。休

祥上應天文。其相感又有微焉者。試觀聖人在上。景星含輝。賢人所居。奎躔呈瑞。然則吉星之照耀乎人也。又豈偶然哉。

若存惡心。不行善事。

此二句。是承上而轉言之。乃一段總冒下文。自淫人妻女。至不信報應。方是。歷舉不善之行。以昭炯鑒。帝君恕人不察。而或偶蹈於此。以自取罪戾。誠可憫也。故不惜叮嚀懇切。而

一一提醒之。人亦須當隨事省察。毋或顏隳。以干天譴。庶不負帝君一片婆心也。

淫人妻女。

凡惡念中。惟淫廉大。但此一字。人最易犯。總須於平日看得真。見得破。平心細想。人有妻女。我亦有妻女。人之妻女。我欲私之。我之妻女。人欲私之。甘乎不甘乎。只此一念。縱慾火如熾。自然冰冷矣。况是孽也。一言冥報昭昭。

分毫不爽。即古今來因是而殺身亡家者。何可勝道。帝君以秉燭待旦之光明。而重舉是條以警人。人可不悚然而敬聽之。

破人婚姻。

婚姻者。人倫之正始。緣由夙締。可合而不可離。破者。有破之於未合之先者。有破之於既合之後者。有心者。固屬作孽。即無心者。亦致招尤。蓋此事關人家祖宗之血食。千秋之苗

裔。不特男女怨曠而已也。而謂破之之罪。顧不大歟。

壞人名節。

名。令聞之歸。節。堅貞之操。君子之所矜慎。無過於此。謂之壞之者。或挾嫌造謗。或借影巧詆。或見其將成。而摧敗之。或知其既成。而傾覆之。此等小人。古今不絕。人能以是為戒。存心其庶幾乎。

妬人技能。

技。技藝也。能。才能也。二者天既生之。必將有用。乃妬之者。惡其相形。而不利於己。又懼其得志而獨利於彼。故必使之抑塞。而不見用。方快其志。噫。此種褊心薄德之小人。為害固不可勝言。然久之必取罪戾。究何益焉。

謀人財產。

財產雖人之所同欲。然有無莫不以命主之。

乃必設計而謀之。則枉費心機也。往往見人謀他人之財產。而反不可得。而已之財產。則更為他人有。故知命之君子。不獨不行是事。而亦不設是心也。

唆人爭訟。

爭訟之起。固由於不平。苟于中無人主唆。而以片言相解勸。則未始不可以中止。乃忽有一人挑釁激烈。火上添油。而爭訟之勢。遂可

止而不止矣。嗚呼。天下自有此等造業之人。大則傷人之命。小則破人之家。忍心害理。莫此為甚。終不知戒。害人究亦害己。天道昭昭。甯有不報歟。

損人利己。

此專為巧於佔便宜人說法。蓋人己原屬一體。試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我不肯受人之損。人亦安肯受我之損。我好利而人獨不好乎。

况求利而常得損。受損而反致利。往往然也。此曷故哉。是亦天之巧於抑強而扶弱耳。人亦何為勞勞也。

肥家潤身。

此是帝君見世人貪婪無厭。往往假公濟私。故特舉此條以示警言。家與身。誰不欲肥。且潤焉。但有一定之分。不可強求。倘橫取分外之物。以肥潤我之身家。能久享乎。究之家不

可肥。身不可潤。徒取天殃。不可慨哉。

恨天怨地。

凡人作事不遂。多由自己作業。罪通天地。所
致。到此只宜反躬引咎。痛改前非。或可轉禍
為福。乃稍不稱意。動敢呼天搶地。口出憤懣
之言。這是何等滅裂。試清夜自思。天地為汝
受怨者乎。徒然罪上加罪。自取喪亡而已。平
時警覺慎之慎之。

罵雨呵風。

甘雨和風。固大造之仁。即暴雨狂風。亦天之
所以示罰。人正當恐懼修省。以敬天威。近有
無知愚氓。胆敢呵罵。身或因旱澇而妄生詛
恨。或因寒暑而湯為怨。咨肆無忌憚。莫甚於
此。奇禍之加。有不速乎。偶蹈於此。其必戒之。
謗聖毀賢。

聖賢道隆德重。萬世之師表。貴如天子。莫敢

不敬何物狂且竟敢謗毀其不知量也固不必論然獨不觀祖龍焚書坑儒卒至亡祚而聖賢道德文章依然千古不滅謗毀聖賢又何益哉適成其為小人良可悼也

滅像欺神

凡得為神者非孝子即忠臣及修仙學道救世有功之善人精英不沒於世持彰善癉惡之權操降福消災之柄裝塑神像敬為瞻拜

而祀之敢於滅而欺之者以為神像不過泥彫木塑彼有何靈不知陰陽一理既有人安得無神昔阮瞻作無鬼論鬼即至瞻遂亡鬼且如此神可知矣人慎毋執謬見以取罪于神也

宰殺牛犬

宰殺之戒不獨牛犬然牛犬尤重帝君故又重戒之蓋牛之有功於人也甚大國家非有

大典亦不輕宰。民間安得輕食。若犬之為物。比他畜較靈。嘗有為人守雞雪恨者。亦曾有義犬之稱。所以人者之戒。從古皆然。且經曰。牢字從牛。獄字從犬。不食牛犬。牢獄可免。又曰。食之三日。神噴鬼逐。戒之三世。名書金錄。永以為戒。子孫百福。奈人不察。往往恣其宰殺。以快口腹。噫。重可傷也。倘終不戒。為禍未豈小哉。

污穢字紙。

字紙之不可穢溺也。文昌有敬惜之諭。復聖詳勸勉之文。及自昔名流顯宦。無不加以意。咨嗟教戒。均可謂深切著明矣。奈世人不察。種種輕褻。罪孽曷勝髮指。帝君舉此以申戒。言人當亟改前非。無論舉業文人。即農工商賈。均宜愛惜。倘敢仍行污穢。上千神怒。後悔毋追。

持勢辱善。

有勢之人。類多驕傲。為善者恆長厚。即遇非禮相干。仍不與較。故往往有欺其懦而辱之者。而在負勢之人。為尤甚。究之。天道好還。出爾反爾。不旋踵而禍福已判。已有識者。盍慎焉。

倚富壓貧。

上言勢指貴。此為富者言。人富知好禮而憐

貧。則富固長保。且因之而得貴。倚之為勢。而壓貧。則恆致禍。富之見敗也。可立刻而待矣。僅曰。世事無常。富貧易局。又其次耳。故君子知之。必惕焉。

離人骨月。

人身骨月。本不相離。一體至親之人。故曰骨月。離之之惡。有挾隙唆使。致人家父子如讎。夫妻反目。終身莫解者。有剝削債息。使人家

賣妻鬻子。甚至家敗人亡者。二者孽大惡極。天地不容。有一於此。照罪受殃。戒之戒之。

聞人兄弟。

兄弟手足之誼。亦是人之骨月。間之總不過。挾私漁利起見。豈知此毒一中。則傷人之倫。滅人之性。仁人君子。願出此哉。不信正道。奸盜邪行。

正道無非。是禮義廉恥。數大端。遵而守之。便

是氣上人品。小人獨不信以為然。彼所好者。患於此相反。惟奸盜邪行而已。故其召禍。往往最速。奈世人。不以為鑒。惜哉。

好尚奢詐。不重儉勤。

奢侈靡也。詐私偽也。人好奢侈。未有不誇詐者。故曰奢詐。儉勤為居身持家之要道。儉而不勤。不可也。勤而不儉。亦不可也。儉與勤俱。乃能有成。奈人之所好在彼。而不重在此。何

哉。

輕棄五穀。

五穀為養生之寶。人無貴賤。皆宜珍惜。輕棄

之罪不一。或拋散不收。或廢置朽爛。或投垢

穢。或輕踐踏。種種暴殄。均干天譴。今之厨婦

童婢尤甚。為家長者。更不可不戒。廢置朽爛。為富家

閉羅紅腐。不願者言。

不報有恩。

恩是受惠之人。雖一飯之小。不可不報。乃今之人。當乞憐。則出妻獻子。既得志。則掉頭不顧。乘其失志。反有從而下之石者。無義小人。大概如此。故君子必反焉。

瞞心昧己。

人惟取出一片良心。則事有不到。便覺自己

先不過意。一將此心瞞了。則但知昧己。極其

事之所至。將有不忍言者。雖然。心可瞞也。理

不容沒也。己可昧也。天不容欺也。人亦徒自折其福而已。吁。良可慨哉。良可慨哉。大斗小秤。

此亦瞞心昧己之一端。帝君前既示人斗秤公平。而茲又懼人不遵其教。故復舉大斗小秤以戒之。蓋總見世風澆薄。此端于此。此而不謹。大端無問矣。諺曰。把秤如燒香。語最有味。人試體玩之。則斗可類推也。

假立邪教。引誘愚人。托說昇天。歛物行淫。

此四句。為不法之僧道師巫。及一切學幻術者說。其中奸計多端。最異惑眾。有一等設立教門。糾集鄉愚。謀為不軌。事敗之後。死不足惜。弁夷及宗黨。又有一等妄言得道。能操禍福之權。聚眾燒香。男女混雜。甚至不惟漁利。而更宣淫。豈知國法森嚴。一經察出。身首異處。不早猛省。噬臍何及。要知帝君此言。不特

以警無良。亦見明理君子。須知預避之。勿至
墮彼術中。任他縱有神技。其如我之不信何
哉。反是。則未有不受其累者矣。

明瞞暗騙

明瞞者。如以偽雜真。當面欺人之類。暗騙者。
是陰謀詭計。令人所不測者也。總之喪心害
理。天必不容。奈貪夫無識。竟自以為得意。君
子觀之。所以恨恨也。

橫言曲語

橫言。多出於負勢利而凌人傲物者。曲語。多
出於不忠良而貪謀詭計者。一是剽猛。言不
順禮。刺人心骨。一是柔媚。語不由中。牢籠愚
智。二者之害。傷人不見其迹。要皆起於心術
之不善。欲存厚道。直道之君子。其三思焉。

白日咒詛

白日。猶言光天之下。咒詛。是呼天叫地。喚鬼

號神。而以惡口詈人者也。其端或起於干求不遂。或由于理屈來直。此事多出自鄉間之愚夫愚婦。若士大夫而猶或蹈之。則殊可怪。豈知天地神明。惟德是佑。惟惡是滅。妄自咒人。適以自咒。而橫禍之來。一如其所咒詛者。究何益焉。昔班婕妤好有言。神而有知。不受不臣之懇。自哉斯言。請試味之。

背地謀害。

人之險惡。謀害為甚。所以必出於背地。大抵非懷恨。即妬忌。千思百計。終日圖維。必欲行其惡而後止。那知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置人於死地。而人偏不死。彼操是術者。究亦徒自作其業而已。於人亦何損哉。

不存天理。

存。謂操而不舍。天理人欲。不容並立。凡人作事。不存天理。則人欲肆矣。為子可知其不孝。

為臣可知其不忠。其他又何問焉。帝君之諄諄逮此。人可不聽而知警哉。

不順人心。

順。非阿意曲徇之謂。順乎其理而施之。所謂恕也。要知人心即我心也。我心所好。人亦好之。我心所惡。人亦惡之。即一言一行。知有我而不知有人。謂之不順。不順即不恕。不恕之行。能淑身以淑世乎。

不信報應。

此是為天下下愚不移之人說法。此等人即有人勸之為善。彼決不信。且更說某人為善招殃。某人為惡得福。報應之說。安足信哉。故此意一萌。而暴棄隨之矣。

引人作惡。

誘人為善。善雖非我作。而未必無功。引人作惡。惡雖非己出。未豈能逃罪。此不但主事盡

策為然。即無心以一言開其實。亦厥罪為均。亦不可不檢點。律文有造意主使之條。非為引人作惡者而立乎。國法既所不宥。陰司甯或更寬。帝君戒人作惡。而終及此。其為不肖輩慮。更不可謂不至矣。人苟有知。曷容昧昧。不修片善。行諸惡事。

此與若存惡心不行善事相應。玩這一片字。一諸字。亦是包括一切之意。前總冒此總收。

帝君諄諄至教。無非極言善之當修。惡之不可行也。人不能反躬自省。而甘受禍。亦無足惜矣。

官詞口舌。水火盜賊。惡毒瘟疫。生敗產毒。殺身

亡家。男盜女淫。此數大禍。皆人人所不願及者也。然既業自

己作。亦安得而逭之。故帝君臚列詳明。以示人知所警也。苟知之。而不力避之。又何悔焉。

近報在身。遠報子孫。

上言凶禍森森。而未及所報之遲速。茲曰近報。遠報者。視人作惡之大小何如。故禍有即及其身者。有緩及其子孫者。有及其身而不及其子孫者。有及其身而更及其子孫者。皆人所自召之也。天何與焉。

神明鑒察。毫髮不奈。自官詞口舌至此。言作惡禍報之意。終矣。而

茲以神明鑒察為言者。非假借其詞。以恐嚇人也。蓋人生一行一動。舉目實有神明。故降禍降殃。從無差錯。試看古今來。奸邪問罪。偏虧了誰人。放過了誰人。人能于此識得破。而不存冀倖漏網之見者。其殆庶幾乎。

善惡兩途。禍福攸分。行善福報。作惡禍臨。我作斯語。願人奉行。言雖淺近。大益身心。此一段至末。是結通經大旨。帝君勸善懲惡。

之意。善無過。敬天地一段之數十則。惡無過。於淫人妻女一段之數十罪。福如加福。增壽之類。是禍如官詞。口舌之類。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前言已盡。至此又丁寧反覆。無非深望人以奉行之意。人能恪守此訓。善則加勉。惡則痛戒。斯語也。即聖賢之心法也。其裨益于身心。誰有切于此乎。帝君自目之曰淺近者。是又以謙光示人也。人可不當下猛省哉。

毀侮吾言。斬首分形。

此與下十句。又以一懲一勸。立訓。總是欲人奉行之切。故不覺其言之激烈。而懇到也。帝君至言。千古不磨。人雖至愚。斷無敢毀侮。茲乃危其詞而戒之曰。斬首分形者。亦火烈民望而畏之之意。彼世之煦煦為仁。蓋未嘗知姑息之適可釀禍也。故深謀遠慮。此又不可不預為之防。

有能持誦。消凶聚慶。求子得子。求壽得壽。富貴功名。皆能有成。凡有所祈。如意而獲。萬福雲消。千祥雲集。

帝君一經中。無非是種福之方。誠心持誦。奉為至寶。則無福不集。無禍不消。真有如帝君所云者。倘知之而忽視之。而欲妄有所祈求。吾未見有能獲焉者矣。人亦試持誦之。以觀其驗焉可也。

諸如此福。惟善可致。

上文既言能持誦者。其獲福有如此之備。茲又云。諸福之膺。亦惟善可以致之。則何也。帝君蓋欲久居心操行。一歸于善。然後有受福之基。不然。而造空空持誦經文。無善可錄。其與不持誦者。相去又幾何哉。欲求福者。又不可不致審乎此也。

吾本無私。惟佑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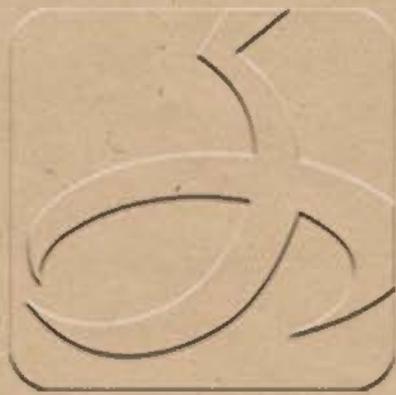
大造無私。故於物也。栽者培而傾者覆。帝君
 代天行化。于人而曰。惟善是佑。則惡之必鋤。
 又可知矣。表其心以無私者。非自矜其公。蓋
 鼓舞人為善。言吾待世人。合屬一體。常施福
 於其人者。必其人之自取也。我何嘗故厚于
 其人哉。彼為不善而不獲佑。未自致之。吾何
 薄焉。
 衆善奉行。毋怠厥志。

通篇之意。總結于此。帝君作經。原是勉人奉
 行。衆善森列。非特其文而已。然善之行也。起
 於一念之決。故志之所向。氣必至焉。一怠棄
 之。則餒矣。老子曰。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
 之行。始於足下。有志奉行衆善者。願請今日
 為始。





71005312



皇朝詩林全書

卷四

三十九

